

海軍

中華民國海軍紀實

舟欲行
黃傳會 著

中國海軍三部曲·之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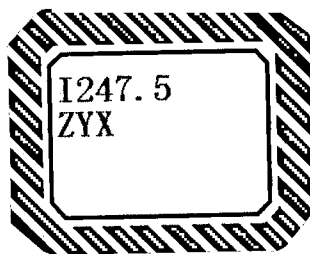
學苑出版社

● 中国海军三部曲·之二

逆 海

—— 中华民国海军纪实

舟欲行 董传会 著



學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逆海:中华民国海军纪实/舟欲行,黄传会著. —北京:学苑出版社,2007

(中国海军三部曲)

ISBN 978-7-5077-2806-4

I. 逆… II. ①舟…②黄…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39229 号

责任编辑:孟 白 韩继忠

责任校对:黄 勇

出版发行:学苑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

网 址:www.book001.com

电子信箱:xueyuan@public.bta.net.cn

xueyuanyg@sina.com

销售电话:010-67675512、67674055、67678944

印 刷 厂: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尺寸:880×1230 开本 32

印 张:14.5

字 数:350千字

版 次:2007年6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:200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 数:0 001-5 000册

定 价:26.00元

目 录

引 子 跨越时空的触摸/1

第一章 惊雷破晓/5

暗夜航船/6

六爷故事/17

长江潮起/27

走向何方/36

龙旗缭乱/48

起义纪实/54

第二章 激流岁月/75

上海滩头/76

雨中之行/92

珠江潮涌/108

喋血之日/123

长夜未央/136



第三章 逆海沉浮/153

离乱中原/154

闽海浊流/169

淞沪争锋/183

渤海恶浪/199

逆海无涯/220

第四章 抗日烽火/247

战云漫天/248

沉船锁江/255

淞沪苦战/262

江阴抗敌/271

喋血长江/287

江汉鏖兵/304

遍地烽烟/317

第五章 东方未晓/331

胜利时刻/332

昼夜之间/344

舰队雾航/358

新贵当权/366

巨舰往事/374

第六章 走向光明/395

风暴将临/396

冲破黑暗/408

舰队抉择/428

尾 声 从中南海起航/447

主要参考书目/454

跋/457

引 子

跨越时空的触摸





那是个春天的早晨,北京下着小雨,我们搭乘从北京到福州的飞机,匆匆南下。

我们的心境,是复杂的。

此前,我们为撰写《中国海军三部曲》的第一卷——《龙旗:清末北洋海军纪实》,就曾进行了数年极为艰苦的跋涉。未来的日子里,我们将为创作这套丛书的第二卷——《逆海:中华民国海军纪实》,而继续艰苦跋涉。我们的日子将和创作《龙旗》时一样,开始一次新的轮回:

——依旧是埋头于无尽无休的史料,在轻轻拂开历史表面的灰尘后,去和一个个陌生的“故人”对话;

——依旧是在绵绵细雨中,出入一条条狭窄泥泞的小巷,敲响半掩着的潮湿木门,去赴往事的午后之约;

——依旧是静坐在鲜有人注目的炮台废墟前,抚摩着苍苔蒿草掩映着的弹痕,听白发的岁月指认那往昔的战火、硝烟、沉舟、断桅、血衣、军歌;

——依旧是彻夜注视着那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或一幅幅生满霉斑的海图,去想象当年随舰旗与汽笛一起升落起伏的希望与幻灭、憧憬与消沉、愤激与悲怆、怒吼与呜咽……以及甲板上、舷窗里那若隐若现的身影,亦真亦幻的人声……

波音飞机在春天的云层中轻颤。打开座椅扶手上的收音装置,满耳是没心没肺高调门儿的广告和低俗乏味的相声。

调台,听音乐。一串熟悉的旋律,歌星毛阿敏来了:

……暗淡了刀光剑影,

远去了鼓角铮鸣,

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。

湮没了黄尘古道，
荒芜了烽火边城，
岁月啊，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……

岁月啊，你这盘无情的石磨，你把一切都放在你青黑色的磨盘间碾碎，但其实你真的什么都带不走——自1911年武昌起义起直至1949年蒋家王朝覆灭、新中国诞生，整整三十八年。三十八年间，从封建王朝残破码头上朝不保夕的舰队，到影响辛亥革命进程的那次历史性的降旗；从黄浦江上军舰起义的暗夜刀光，到珠江白鹅潭的隆隆炮吼；从上海抗战中鱼雷艇勇士向日本巡洋舰发起的铁血冲锋，到保卫大武汉时的决死抗战；从收复海上国土的舰队远航，到“重庆”号划破夜空的汽笛……岁月啊，你可以让这一切远去，但又怎么能让这一切在一个民族的历史视野中消失？

还有“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”——萨镇冰、程璧光、陈绍宽、曾国晟、邓兆祥、林遵……是的，我们要去探访的，是一整批生不逢时的中国军人，他们都曾年轻，在他们身上，并不缺乏热血与赤诚、宏图与雄心、果敢与坚韧，但在旧中国，他们却从来不曾拥有一支足以载负强国之梦的舰队，甚至没有为自己的祖国进行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海上决战，他们中的大多数，一生多是在逆境中沉沉浮浮，而同时，他们却一直试图用自己全部的忠贞与智慧，使他们的舰旗穿越逆海。

他们，是想通过寻找一支军队的出路来寻找整个民族的出路。

他们，是想通过挽救一支军队的命运来挽救整个国家的命运。

为此，这一整批中国海军军人付出了青春，付出了生命，于是，很自然的，他们拥有了所有离乱年代仁人志士“上穷碧落下黄泉”的经历，而最终，他们也自然被定格在“两处茫茫皆不见”的宿命背景中，以致后人回头寻找他们的时候，那些远去的身影已经显得相当模糊，其中的一些名字甚至被彻底遗忘，或被涂抹得一塌糊涂。



我们没有经历过他们所经历的生命磨难,也没有面对过他们所面对的历史课题,说真的,我们实在觉得庆幸。

阅读他们的人生历程时,我们无法平静,无法消解我们追寻其踪迹、探询其命运、体味其悲剧的巨大冲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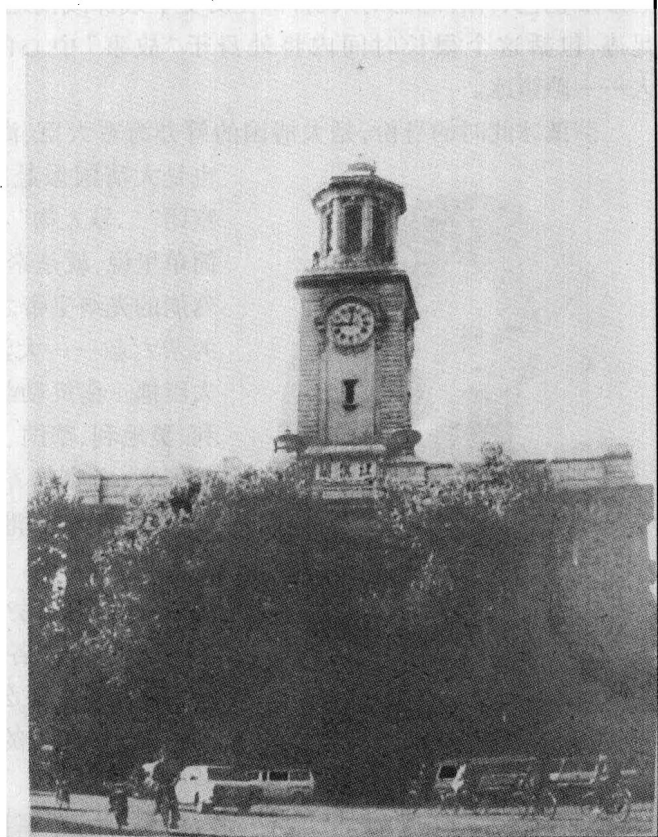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知道:在一个“物质主义”的时代,标榜自己具有追寻历史真实的激情,会显得很有些“矫情”。其实,早在创作《龙旗》的时候,我们就已经渐渐不再单纯追求历史形而上的意义了。我们只是被那些实实在在的事、真真实实的人所吸引,并努力去触摸,去感动,然后真实地述说。

而且我们知道:真正的述说者,其实不是我们,而是走过那片逆海的人们自己。

与此同时,我们弄明白了一个道理:历史的有趣,不在于怎样述说,而在于怎样倾听……

第一章

惊雷破晓





暗夜航船

“故事”的遥程度和真实程度,都让人惊叹。

说它“遥远”,是有理由的。因为此时,我们这个“故事”的主角之一,正航行在万里之外地中海昏朦的夜色中。而那一刻,正是大清宣统元年——公元1909年的深秋,距今已近百年。

说它“真实”,也是有理由的。因为即将出现在我们“故事”中那些形形色色、林林总总的人物,都在历史上或深或浅地留下了真实的足迹,包括这个很长时间内将处身于“故事”中心的中国海军军人——萨镇冰。

萨镇冰此时的身份,是大清国的筹办海军大臣、海军提督,同时



萨镇冰——一个把一生都献给了
中国海军的正直的职业军人

也是大清国派赴欧洲的海军考察团“二号人物”。他的使命,往简单里说,就是奉旨陪同不久前驾崩的光绪皇帝之弟、宣统皇帝的亲六叔——大清国筹办海军大臣郡王衔贝勒载洵,前往意大利、奥地利、德国、英国及俄罗斯等国家,考察海军,参观海军学校、船炮厂和军港,订购大清国所需要的军舰。往复杂里说,是……是什么呢?这一点,萨镇冰和载洵、欧洲各国的军政要员和大清王朝的王公大臣,各有各的解读,各有各的期盼,各有各的谋划。

大清国海军提督萨镇冰和

整个考察团乘坐的，是一艘外国轮船。船的吨位不算小，住舱自然也整洁舒适。干燥松软的床，桃花芯木扶手的靠背椅，铺着洁白亚麻桌布的书桌上还点着枝形台灯。萨镇冰半生蹈历风涛，即使在陆地居住，所睡床铺也和舰上官舱的一样，窄得仅能容体。对于这位苦行僧一样“不坐高广大床”的海军军人来说，轮船的舱室可算得上豪华舒服了。

但是，今夜萨镇冰全无睡意。

隔壁住着的就是贝勒载洵。此刻，这位“六爷”又在闹脾气了。“啪啦——”那是六爷摔碎玻璃高脚酒杯的声音；“噼啪——”那是伺候六爷的随行太监掌嘴的声音；“哎哟——”那是六爷晕船后的痛苦呻吟……

萨镇冰披上斗篷，走出住舱。黑沉沉的甲板上，海风潮湿、咸腥而阴冷。地中海青黑色的海浪在舷外起伏，风，像老人沉重的呼吸。天低、云稠、星隐、月晦，在这样的时刻远航，心中的抑郁与苍凉，像海一样深，像夜一样无边。

萨镇冰裹紧厚呢斗篷——他并不高，甚至过于清瘦，但他身材笔挺，行走在甲板上的步态十分稳健。此时，他黑色的身影在夜海的背景下显得煞是孤独。

这是他这一代军人的标准剪影。

记得那是个小雨天儿，福州的朋友陪我们穿过福州市热闹的街巷，沿着安泰河，拐进朱紫坊，来到一面漆皮剥落的大门前。那门楣上，挂着福州市政府制的牌子，上书“萨镇冰故居”。大门紧闭，旁边的小门倒是半开着的。推门进去，寂静无人。天井、花厅、回廊、披榭，旧日的格局虽依稀尚在，但里面显然已杂居着不少户人家儿，城市居民大杂院儿特有的残破拥挤和居家过小日子的从容，在这儿累累铺陈。

一同前来的福州仓山区博物馆潘岳馆长介绍说：在故居遗址建



立萨镇冰纪念馆，一直是福州历史界、文物界的夙愿，可搬迁住户啦，改建修复啦，征集文物啦，都需要资金呀。

我们默然。

故居的后墙已经裂了，裂缝足以放进两个拳头。墙外，可以看见一片高楼正在垒建。由此推想在未来的某个时刻，推土机就会光临此地了吧？那财大气粗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刚刚离开庄稼院的民工，哪里会在意什么历史呢？

萨镇冰，字鼎铭，生于1859年3月30日（清咸丰九年己未二月二十六日），他的世家非满非汉，先世是色目人。传其始祖萨拉布哈，“肇基西北，累著勋伐，受知于元世祖，命仗节钺”。蒙元百年，萨氏族中最著名的，是被誉为“有元一代词人之冠”的大诗人萨都刺。当时人评价萨都刺的《雁门集》：

其豪放，若天风海涛，鱼龙出没；其险劲，如泰华云门，苍翠孤耸；其刚健清丽，则如淮阴出师，百战不折……

萨镇冰常说：“雁门家世爱论诗。”的确，自萨都刺后，萨氏一门少有高官显宦，惟重文之风却代代相传。清康熙至光绪年间，族中科举能登第者达五十多人，可谓世代书香。萨镇冰这一支，是在元惠宗时自雁北卜居福建的。他的曾祖父萨秉鸿（字肇轩），早殇。到他的祖父萨九畴（字季藩）时，家境已相当贫寒。他的父亲萨怡臣（字怀良），在道光年间倒是中过秀才，但也毕生不得志，聊以塾师为业，勉强维持着一个寒门书生的清贫日子。有一段时间，萨怡臣的收入不敷家用，无力缴纳房租，只得拖家带口投靠族中长辈，一度寄居在福州西门兜水陆轩京果店里；萨镇冰也曾投奔自己的乳母，后来又转而寄居在族叔萨觉民的家里。

萨觉民（字怀错）是福州城有名的中医，他与当时主持福建船政的

沈葆楨既是同籍，又是朋友。1869年，专门培养海军人才的福建船政后学堂第二届驾驶班招录学员，萨觉民便把这个聪颖好学的族侄推荐给了沈葆楨，11岁的瘦弱男孩儿萨镇冰从此走上了职业海军军人的生涯。1872年，14岁的萨镇冰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，然后登“扬武”号练习舰远航实习。15岁，任“海东云”兵舰二副；16岁，充“扬武”练舰军官，远航新加坡、小吕宋、槟榔屿，至日本而还。作为船政总监督的法国人日意格曾惊叹道：“这些年轻人（指船政学堂的实习生）中的几位，他们靠着观察、各种计时器及各种计算法，能够把一只轮船驶到地球的任何角落。”

1877年，萨镇冰迎来了他人生中相当重要的一次机遇。那年3月，萨镇冰获准和刘步蟾、林泰曾、严宗光、何心川、蒋超英、方伯谦、叶祖珪、林永升、黄建勋、林颖启、江懋祉等人一起，万里去国，扬帆英伦，赴英国海军学院学习。当这些满怀爱国激情的年轻人告别祖国时，他们曾写下了如下火一般灼热的文字：

（吾等）深知自强之计，舍此无可他求，各怀奋发有为，期于穷求洋人秘奥，冀备国家将来驱策。虽七万里长途，均皆踊跃就道。

萨镇冰就读的是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，那年，他刚满18岁。从珍贵的历史照片上看，他当时虽然依旧身材瘦弱，但一双圆圆的眼睛炯炯有神，紧抿的嘴角透出一个早熟青年的坚韧。当时大清国的驻英公使郭嵩焘十分关心这些中国海军未来的精英，他曾多次向校方了解学员们的情况，得到的回答是：

……水师良才曰刘步蟾，曰方伯谦，曰萨镇冰，曰何心川……（又）问：“萨镇冰年最轻，体气亦瘦，能任将耶？”（校方）曰：“（萨镇冰）体瘦而精力甚强，心思亦能锐入，能比他人



透过一层……”

倾心于“自强”的郭嵩焘了解到的情况是准确的。在这一批学生中,不但涌现出刘步蟾、林泰曾、林永升、叶祖珪、黄建勋、林颖启等中国近代海军的著名将领,在其他方面也都显露出了特殊的才能。如严宗光,即《天演论》的译者严复,他不但在中国近代海军建设中做出了贡献,且最先系统地向中国介绍和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,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。在法国学习造船的魏瀚,是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开拓者之一。作为中国第一代杰出的船舶工程师和造船工业管理者,他亲自设计、督造了中国第一艘新式军舰“开济”号,以及“横海”、“镜清”等大批军舰兵船。又如作为随员出国的马建忠,精通英、法、希腊、拉丁语言,回国后不但成为洋务运动中的活跃人物李鸿章的重要幕僚,而且还参考拉丁语法研究古汉语语法结构,他的《马氏文通》成为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。再如精通外文的罗丰禄,日后曾出使英、法、德、意、比等国;文案陈季同,公余中还写过小说,他用法语创作了《支那童话》、《黄衫客悲剧》,还最先把中国文学的瑰宝《红楼梦》、《聊斋志异》译成法文……在中华民族面临数千年未遇的大变局时,历史早为它悄悄准备下了一批特殊的人才,这不能不让人惊叹。

1879年,完成了学业的萨镇冰和他的伙伴们分头登上了英国的军舰实习。萨镇冰去的是“们那次”舰,其间“周历地中海、大西洋、美利坚、阿非利加、印度洋各处,于行军布阵一切战守之法,无不精习”。那一年,瘦小精干的萨镇冰才满20岁。他日后回忆说:

那时政府派到外国去的人很少,尤其是学军事的,更是寥寥无几。我对于所学各科知识格外重视。同时于课余时间细察当地人民的思想、风俗习惯、对华人的批判,以为将来回国服务时之借鉴。即所谓“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”。我所

学习的虽是驾驶,但是对于轮机和制造也稍有涉猎。学习始终是勤奋而紧张的……

回国,带着从西方国家学到的近代海军知识,带着一腔“盗火者”的激情,回到久别的故国。等待着萨镇冰这一批时代精英的,既有洋务运动“梦幻彩虹”般的活力与机遇,也有苍老国度的沉疴难振与暮霭重重。在这巨大的时代矛盾面前,海军青年军官萨镇冰和他的同伴们,走过了一年又一年。他们的心燃烧,再冷却;冷却,再燃烧。二十几岁前飞速变化的人生,到此似乎突然减速,命运重新驶入了按部就班的轨道。在此后的岁月中,萨镇冰先后在“澄庆”舰任大副,在天津水师学堂任教习,在北洋海军“威远”舰任管带,然后在“康济”舰任管带,一任就是八年。直到那场决定着中日两国兴亡存废、也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命运大转折的甲午战争之前,他晋升副将衔。岁月,和事业一起蹉跎。人生短促,转眼十五年过去,萨镇冰从一个热血青年,渐渐步入了中年。

最令萨镇冰遗憾的,是终其一生,竟没有机会驾驶军舰,亲身参加抗击外来侵略者的舰队海上作战。中法战争期间,他正在天津水师学堂任教习,没有赶上那场著名的马江海战。战后的第十五天和第五十天,会办江南防务的陈宝琛两次上奏光绪皇帝,希望调严宗光(复)、萨镇冰南下,整顿在战争中瘫痪了的南洋海军,但也都没有获准。中日甲午战争期间,萨镇冰本来可以了却海上痛歼敌寇的宿愿,偏偏一次意外的操船事故使舰船搁浅,他因此受到了处分,并且与黄海大海战擦肩而过。为此,他直到晚年还在抱恨。

他真正亲临战争时,黄海大海战已经结束,北洋海军在丧失制海权后,被日本海陆军围困在最后的基地——威海港中。刘公岛上,萨镇冰主动请缨,率领几十名步兵和水兵,前往方圆仅十四亩、海拔仅数米的日岛炮台,扼守威海港入口咽喉。战前,萨镇冰的夫人陈氏从福州专程赶来看望自己的丈夫。萨镇冰毅然命令水兵撤下舷梯,不